

第七卷 盧雲卿

引

花茵上人曰：情之一字，能使人死。即不死，亦使人癡，大都閨閣尤甚。如文君私奔長卿，紅拂妓之奔李衛公，則不可謂癡也。何也？彼蓋以丈夫之眼，識豪傑於風塵。雙瞳不瞽，臭味自投。不奔，直令英雄氣短耳；奔之，初不以兒女情多也。以故其奔也，非情也，識也。

然自紅拂以後，千載寥寥，癡者居多，識未之見。唯虎林盧氏，能於塵埃中，物色未第之劉生，其卓識慧眼，不在文君、紅拂之下。余故舉以似散人，使點次其事，以繼琴臺之雅躅。

武昌山長曰：文君之從相如，為千古私奔之祖。才色競美，文詞匹麗，是真千古對手。使當日不會意於琴心，則■然一嫠婦終耳！由來不失節之婦人，與草木同朽腐者，指寧勝屈哉！文君附相如而名始傳，不可謂非幸也。

數百年後，復有楊家執拂伎，一雙慧眼，高出鬚眉丈夫，無俟琴心之挑，不嫌多露之諂。以衛公之勛業，豈乏嬌豔，而他年不聞有《白頭吟》者，亦不可謂非幸也！

臨安盧雲卿，鍾情所至，私奔月帽，才貌雙豔，足稱佳偶。而其癡情敏識，真堪與二美伯仲。然彼則流聲竹簡，茲獨湮沒不稱者何也？蓋因月帽貴後，諱言其事，故家乘闕而不載，史氏聞而不詳。即弇山人《豔異》一編，未經搜入。

嗟乎！千百載而下，未聞有以文君玷及相如者，風流豔事，傳之何傷！然則雲卿雖不幸而泯沒，今得秋濤子津津稱述，列之美人傳中，使天下有心人另具識賞，必當與文君、紅拂並垂不朽，亦不可謂非幸也。

煙水散人曰：世之論者，咸以文君、紅拂並論，而不知為文君易，為紅拂難。當夫衛公被褐晉謁，立辯階前，楊素踞坐胡牀，曾不以禮延納。孰與相如之衣服麗都，琴聲清婉，而邑令且為致敬乎！自非另具隻眼，識鑒英雄本色，孰肯奔而從之，此紅拂之所以難於卓氏也。

乃論者又謂錢塘盧氏，足與二美頡頏。予則謂雲卿之奔月帽，其敏識異見，較之文君、紅拂，更有難者焉。其事詳載傳中，有心人當不以余言為謬，不復具論。

但在風流之士，則羨其事而幸其奔；其為學究之見，則醜鄙而不欲置之唇吻。夫以行權私匹，固難與道學言。即歆慕之者，亦不過重其情而已矣，而不知其奔也，以才識而佐其情也。

嗚呼！抱衾私逸，逾牆相從，世之溺於情者，不可勝數，莫不被辱公庭，遺臭鄉時，亦安在其以情乎！夫惟有雲卿之才之識，而後可以奔，而後足以垂豔千古。

集盧雲卿為第七。

盧雲卿者，臨安盧訥齋之女也。其母夢吞赤雲而孕，故以夢云為諱，而字曰雲卿。年將及笄，妖豔絕世，性極嗜詩，尤精音律，嘗從王子曠學琴。

子曠者，王促襄之妻，雙目俱瞽，其琴最得稽中散之遺響，為當世第一名手。

雲卿學甫半載，盡得其奧。便能自譜新聲，其名品甚異，有《雙雁飛》、《紅窗靜》數曲，宮商穩葉，詞意清妍。每一操弄，其聲杳渺淒婉，真有太古遺音。

子曠嘗歎曰：「既敏且慧，技已入神。子乃仙臺謫下，豈復人間所有。夫琴而入神，至矣！雖有伯牙，蔑以加矣！」

時有金陵女子喚謝湘蘭者，寓招慶寺外，能以懸筆請仙，往往神異。雲卿乃令人延請至室，焚香暗祝。

須臾，其筆疾書云：「子所問者，乃終身事也。」雲卿竦然稱異。俄又筆動如飛，寫出一詞曰：

可知是暫離瑤島，可知是梨花夢杳，可知是一片巫雲裊裊。可知是玉容兒人間絕少。可知是曲乍彈，昆鳥弦斷了。可知是月傍琴臺悄悄行，可知是鴛鴦偷續姻緣好。雲卿看畢，怫然不悅曰：「某雖女子，秉志清貞，大仙乃凌虛絕俗之儔，何所言皆風流淫豔之事？得非謂某心猶未度，故而風謔？然特齋戒而後敢請，意非不誠也。未知大仙姓諱，願得聞之。」

俄而又見書下六字云：「余乃魚玄機也。」

雲卿笑曰：「我以為真有仙馭下臨，豈知爾是『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心郎』之癡女冠也，夫既離垢歸冥，何猶未離色相。」言未既，又見書成一律云：

兒女情多未可嗔，坐談豈比事臨身。

春風會把癡根種，花月難將綺思馴。

偶寓人間皆幻態，能游世外即仙真。

何須笑我當年事，看妝琴臺逐後塵。

寫訖復書一「完」字而去。雲卿歎息曰：「誰言果有仙降，以我觀之，都是胡謔鬼譚，哄人之法耳！安有淫穢如玄機，而能為仙鬼之理。」

無何，有張氏子者，諱汝佳，年甫弱冠，頗有文譽，偶與訥齋宴會，訥齋愛其雋逸，遂以雲卿許字焉。

明年春，雲卿已年十七，姻期獎邇，攜琴坐於月下，向空私禱曰：「若與張郎偕老和洽，則琴聲情郎，異於恒時；設有乖離，則琴弦中斷。」

遂凝神默慮，靜思一曲。彈弄移時，將到商調入破，鏗然一聲，而第三弦已斷為兩截，遂悵然擲琴而起。

及于歸之後，汝佳為人，雖極儒雅，但酒有劉伶癖，豪有劇孟風，好客又如孔北海，座友如雲，酣歌卜夜。而閨帷情好，則澹如也。以是雲卿快快不得志，嘗作絕句二章云：

楊柳風多夜色涼，挑燈獨坐更添香。

最憐月轉西廊下，有客高歌曲未央。

其二

才看牆角柳垂絲，又是青錢疊滿池。

春色去來多少恨，畫眉夫婿幾曾知。

一日盛排筵席，遍延同社，俱是宦家貴裔，貂裘珠履，爛然滿座。

雲卿悄悄立於屏後窺之，諸嫖歷指座客，而語雲卿曰：某某乃新舉人，某某俱是某宦之子。及數至末座一少年，巾破折角，衣敝如鶉，不覺驚笑曰：「此乃窮乞兒，安得在席？」

雲卿獨歎曰：「爾輩毋得輕忽此人，試觀其姿貌非常，丰神絕俗。異時貴顯，恐非座中諸子所及，豈長於貧賤者乎！」

遂呼僮而訊之，曰：「劉新，字月帽，家極貧，乃錢塘縣特拔之士。」

雲卿驚歎曰：「原來即是劉月帽，向聞其名，今又獲睹其貌，信佳士也。」

時新年才十九，貧而未娶，所居即在汝佳宅後里許，乃同庠友也。

汝佳嗜酒日甚，雲卿每每諫曰：「酒乃狂藥，過飲必致成疾。子方壯年，正直努力功名，何乃以沉湎為樂，甘於自棄乎！」

汝佳笑曰：「一壺自隨，劉伶也；舉杯邀月，太白也。吾將踐二子之跡，而老於醉鄉矣！且吾之嗜酒，亦猶卿之嗜琴，各從所好，何相阻耶！」

時有李君來者，亦豪於酒，一石不醉，與汝佳為酒友，每日縱飲，必至酩酊而後已。而汝佳果以此獲疾，日漸羸弱，其酒漸至頃刻不可缺。

一夕吐血數升而死，年才二十三。雲卿撫棺而泣曰：「曩時鼓琴自卜，而斷第三弦，吾以為不祥，豈知夫妻果止於三載乎！哀哉！夫子不納我言，而竟以貪飲夭折，禍實自貽。」乃作二絕以挽之曰：

煙花三載負春風，終日醺醺似夢中。

只恐夜臺渾未醒，卻教哀鳥喚晴空。

其二

文章枉得一時名，明鏡那知忽地分。

君不自珍天豈惜，可憐鴛塚獨招魂。

自冬間殯厝於祖塋之側，忽爾又屆清明。其墓背山面湖，靠近岳廟。張翁即於節前，整備紙錢、酒榼，帶領雲卿姑娘並僮婢數人，上墳祭掃。

雲卿遍身縞素，愈覺芳妍。滴酒長號，淚下漣漣如雨。及祭掃已畢，即於墓前芳草之上，布席團坐而飲。

於時正值二月中旬，豔桃嫩柳，掩映湖山。杭人以掃墓而游於湖上者，紛紛如蟻。

忽有一生，自墓側經過，遠遠覩見雲卿，潛身偷視。婢有芳蘋者，指謂雲卿曰：「娘亦認得此生否？即曩夜席上之劉月帽也。」

雲卿低低笑曰：「面貌雖似，怎知是那生。」

劉月帽亦素慕雲卿之美，而以張翁在座，唯恐望見不雅，遂由岳墓而去。

既而雲卿肩輿，亦從孤山轉至斷橋。在橋畔柳蔭之下，剛值月帽步至，打個照面。雲卿急以囉扇半遮，月帽閃避堤邊，佯作看花，而徐吟《蔓草》之章曰：

有美一人，清楊婉兮，

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

歌之數四，遂緩緩尾在雲卿輿後。將抵錢塘門，忽見一婢，遲後數步，以白汗巾一幅，擲於月帽足邊。

月帽欣然拾置袖內，遂自間道趨歸。出而視之，芳香襲人，中綰一結。解結著時，內裹髮三莖、珠五粒、錢一枚。綢繹至晚，而莫測其故。將至夜分，猶徘徊於步簷。

有一老蒼頭，喚為丘潤三者，雙目雖瞽，而性極聰敏。聞帽躊躇咄咄之聲，遂問曰：「郎君有何心事不決，何不問於老奴？」

月帽歎息曰：「此事恐非汝能解測。」曰：「郎第言之。」月帽遂以實告，潤三抵掌而笑曰：「郎君枉讀書了。如此極明極易之謎，為何解喻不出！夫髮三莖而珠五粒者，三五十五，珠乃月圓之象，是約郎在十五夜相會。又以錢一枚者，欲郎在前門等候耳。」月帽驚悟，點首曰：「是矣！是矣！」

原來次日即為望夕。當夜淡雲籠漢，星月微明。月帽悄然步出前街，向扉而徒倚久之。

俄聞門內有咳嗽聲，月帽亦微微咳嗽。須臾門啟，雲卿在前，一婢背負包裹，隨後而出，即芳蘋也。

月帽且驚且喜，急挽雲卿之袂而至其居，掩扉低語曰：「蒙卿不以鄙人寒陋，而肯相隨，感且不朽。但虞事泄而被辱，某固甘忍，其如芳卿何？」

雲卿曰：「君且無恐，妾已慮之審矣。妾事舅姑，頗能孝敬。而張翁為人，仁慈寬厚，矧與君累世通家也，即使事泄，必不忍顯暴而構鼠牙。若在予父，愛妾尤甚。君但於湖上覓一戚屬，暫時避跡，以規其動靜何如，然後妾自另為之計，必不貽害於郎也。」

月帽喜甚，亦無暇細語，即時解帶下帷，曲盡其纏綿之意焉。

有頃雞鳴，攬衣而起，遂自湧金門至湖，潛避於帽之舅氏崔鳳家。

是日將曉，張翁猶在酣寢，婢女驚報其故，翁喟然曰：「是予之過也，若為早嫁，安有此事。」即遣人密報訥齋。

訥齋方食早膳，不覺驚愧失箸，奔馳告翁曰：「弱息有此醜行，辱及爾我，罪不容誅。竊料其去，蹤跡不遠，兄宜立刻遣人四處緝訪，擒控置法。毋使為門戶羞，弟實快甚。」

翁搖首曰：「不可，夫以令愛之敏慧，豈不知淫奔為非。其如青年守寡，實是難事，此係弟不能早為出嫁之過，於彼何尤。所慮者，唯恐失身於匪類耳！設或得其所從，亦免爾我心上一事。豈不聞文君之奔相如乎，未聞後世有譏及王孫者。兄何所見之淺耶！」訥齋默然不語，遂起身作別而去。

月帽、雲卿既避居湖上，日令崔鳳入城，密詢消息。數日之後，寂無動靜，遂得安心出遊。於時正值暮春天氣，花柳爭妍。自晨至夕，畫艇蘭橈，滿湖歌吹相接，雲卿嘗賦詩一律云：

春日偏宜西子湖，曉風處處喚提壺。

漫芳杜甫尋詩句，堪倩王維入畫圖。
煙靄遙連山外寺，笙歌時鬧水邊舫。
一樽欲賞看花醉，笑拔金釵付酒壚。
月帽亦武韻和吟云：
六橋煙柳映西湖，畫舫爭看載玉壺。
流水似鳴高氏築，層巒如展米家圖。
於今幾日尋芳草，只合雙棲伴野鶩。
若仿文君沽酒肆，依堪滌器子當壚。

自留湖上，又將旬日，度已無事，遂返故居。雲卿曰：「妾雖不及文君，子真今日之相如也。故妾所以從君者，豈不聞相如以《凌雲賦》授知武帝，適因邛笮之君長，請為內臣，乃拜相如為中郎將。馳傳至蜀，太守以下郊迎，縣令負弩先驅，蜀人至今以為寵。今子果能努力功名，得如相如之榮顯，使妾附名不朽，庶不負曩夜相隨之意，而亦足以蔽護私愆矣！」月帽笑曰：「儂雖不才，青雲事業，誠易於拾芥耳。」

其後張翁偵知歸劉，欣然喜曰：「此兒異日必貴，誠得其所從矣。」乃以當日嫁奩及錢米布帛之物，遣人送與雲卿。

雲卿感愧泣下，遂同月帽悄悄過謝，認翁為父，自此往來不絕。訥齋亦遣人以寸楮備責雲卿云：

逾牆穴隙，父母增羞；待月臨風，國人所賤。不謂汝素嫻儀則，而遂有鶯卓之事也。汝若不死，予何以見人！

雲卿看畢，即為書以答之曰：

兒自幼識詩書之訓，詎不知私奔為醜事。然守寡終身者，禮也；憐才私偶者，權也。人非土塊，孰能無情。唯以一時之誤，遂罹莫大之罪。幸惟阿翁憐而察之，意者亦欲如王孫之赦文君耳！設或阿父必欲見死，兒安敢不死。只在早暮，即擬歸死阿翁旁，兒之願也。父子天性，阿翁乎，何獨忍於兒！

書去，擬欲與月帽偕往。月帽躊躇，若有難色。雲卿笑曰：「妾父亦願樸人也，若見爾我，決無他語。」

遂擇期往見訥齋。初時果盛怒不出，及雲卿悲啼宛轉，跪於膝前，訥齋便亦唏噓淚下，而歡愛如初。

是年秋試，劉獲中式，至冬將上公車，雲卿勉之曰：「願子勿以一第為足。此行更須努力，早賜捷音，以慰倚閭之望，子其勉之。」臨行，又贈一章曰：

為獻凌雲赴玉京，春風拂路馬蹄輕。

長安莫道花如綺，知是瓊林第一名。

明春試後，月帽甚覺文字得意。及揭曉，果成進士，乃寄書歸報曰：

憶自去冬別卿，掛帆甫抵無錫，即遇六花飛墜。斯時也，睹江干之過雁，聞笛里之梅花，蕭蕭孤旅，能不黯然魂銷者哉！及入春三日，始達都門。因辱曩諭云云，敢不埋頭苦志，以期一捷。何幸點頭撮合，遂獲濫竽春宮。雖不能如茂陵生，乘傳歸蜀，使邑令負弩先驅，以為鄉邦拭目；而卸荷換綠，錦裡榮旋，亦不負卿曩昔眷愛之情矣。更俟廷對策後，即整歸鞭。家事煩卿料理，並祈加殫保愛，自珍如玉，此則鄙人之深幸也。書不盡言，惟卿崇炤。不一。

雲卿見書，微微含笑，其緘報之詞，亦備載於左：

記得去年君別時，朔風凜冽，冰雪載途。妾心耿耿，無時不神馳於左右也。自入春以來，翹首捷音，每日凝妝上樓，遙望陌頭柳色。詎幸青鳥忽至，獲見雙魚。情詞娓娓，曠若面晤。曩妾贈言，瓊林第一名之句，洵不誣矣。緬想馬疾春風，鶯聞御苑，身榮名貴，又奚羨於相如哉。家事妾能料理，無煩掛念。所恐鳳城勝地，有女如雲，慎勿輕踐綺陌，而使妾有白頭之歎也。廷試更祈高躋，即望早整歸鞭。妾唯辦妝倚門，佇聽馬嘶聲耳。但不知今夜，醉眠何處樓？念切，念切。

及殿試後，列在三甲，選授四川司李。至七月盡，始獲榮旋。抵家之日，餽賀填門，一時赫奕無比。有知其事者，莫不交口贊譽。以為雲卿獨具慧眼，可並卓氏，又咸推重張翁之厚德云。

俄而屆冬，攜領雲卿，並延張翁夫婦一同之任，舟次姑蘇，月帽曰：「此去川中，四千餘里，未知一路安否何如。聞說此間有一金陵女子，喚謝湘蘭者，能以符咒請仙，凡有祈禱，靡不應驗如響，意欲延至一問，賢卿以為可否？」

雲卿自省著曩年之事，便笑曰：「請仙乃方士誘人之法，誠不足信。若在湘蘭，果然靈驗不謬。」月帽詰問云：「卿何自而知之？」

雲卿曰：「昔年湘蘭至杭，妾曾延請，以下終身。詎料所請非仙，乃唐時女冠魚玄機也。蒙降筆一詞，妾嗤其妄。豈知後來，句句靈驗，以是知其不謬也。」

乃令人入城邀請，直至午後而至，焚香禱畢，只見寫出四句云：

一代偉人，何問凶吉。

遇崖則遷，遇山則息。

月帽曰：「感蒙大仙指諭，更乞留下姓氏。」遂見又書八句云：

浪跡江湖數百年，可知非鬼亦非仙。

逍遙不出清虛境，來往唯游自在天。

昔日琴臺言豈謬，今朝雲駕更相牽。

知君自是良家子，何事無媒過別船。

末又書云「予即癡女冠魚玄機也。」雲卿默然有羞愧之意。

其後月帽以黃玉崖之薦，超遷御史，曆官至山東左布政而歸。所謂「遇崖則遷，遇山則息」，一一俱驗。噫！湘蘭之術，亦異矣哉！

